

神功王子

歐陽雲飛



神功王子

欧阳云飞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0 字数:430千 插页:4

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40400册

ISBN 7-204-01384-0/I·208

定价:9.40元(全二册)

内 容 提 要

宋末武林干戈不休，曾使江湖闻声丧胆的天狼叟刚刚除火，不久，他那慑人心魄的狼嚎声又起，几位帮主、禅师接连失踪被害。武林各派高人再度出山，岂料作恶者诡密异常，武功绝伦，众豪侠竟奈他不得，武林又临一场血劫。正当他横行无忌之时，不想却在五湖船帮英雄会上败于一小渔郎手下，武林为之震惊，原来此人正是天狼叟的传人石飞云，当年天狼叟双腿致残并未死，隐迹云屯谷后，洗心革面，将“十二残手”绝世神功尽传于义子石飞云。闻知有人假冒其名作恶江湖，命义子石飞云出世为他洗刷污名。

究竟这狼嚎声人也？兽也？杀人魔头踪迹何处？神功王子石飞云年少英俊，智勇双全，武功精湛盖世，联合武林各派高人同心戮力铲除暴虐，为此大战八荒神魔，独斗天狼尊者，深入异龙宫，智破美人计；黄泉洞、魔鬼崖、百毒阵……几经险恶，几番生死。

本书情节惊险，悬念迭起，斗志、斗勇、超凡入圣，大起大落；言情、言义详致入微，淋漓尽致，令人惊叹不已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闻声色变	狼嗥震江湖		(1)
第 二 章	嬉笑挥敌	王子显神功		(40)
第 三 章	众心拥戴	重立天狼派		(78)
第 四 章	群魔受挫	深山胡峭鸣		(110)
第 五 章	误投尼奄	初试霹雳腿		(141)
第 六 章	智勇双全	凶僧惊破胆		(174)
第 七 章	初挫魔焰	轻敌受重伤		(204)
第 八 章	捍卫遗诏	老英雄丧命		(236)
第 九 章	魔女施毒	绝壑困王子		(272)
第 十 章	露凝江畔	怪客斗魔头		(313)
第 十 一 章	巾帼逞威	神力降七魔		(341)
第 十 二 章	大闹客店	二凶戏五燕		(376)
第 十 三 章	魔鬼崖上	生死显神勇		(415)
第 十 四 章	异龙湖畔	智破美人计		(452)
第 十 五 章	雄风慑敌	虎穴斗异龙		(488)
第 十 六 章	变生肘腋	野心成梦影		(524)
第 十 七 章	众叛亲离	一命归黄泉		(558)
第 十 八 章	天蜈出世	丽儿斗怪魔		(593)

第一章

闻声色变 狼嗥震江湖

长江之水，一出了三峡之险，过了宜昌，即见平阳，江面阔朗，天地为开。

在这一带，往来的船只比较多。货船轻舟木排竹筏，不时扬帆顺流而下。黄昏时分，天边斜坠一轮红日，勾起漫天彩霞，倒影入水，腾翻起千万道金蛇，跳掷于银涛碧浪之间。突然一片黑云飞过，罩住了这晚霞暮霭。

呜——远远响起了一声怪鸣，凄厉刺耳，闻之令人毛发直竖。呱呱……哇哇……惊起了水鸟两三只，扑腾腾穿出了芦苇塘，斜飞而去。暮色笼罩下，远远的，由一片淡淡的帆影渐渐现出来一艘乌篷客船，急驶而至。

一阵风过后，那篷船忽然横过船身，直向一艘渔舟撞去。吓得舟上渔翁渔郎惊慌地大叫，赶紧地猛撑杆，急拨桨，船身波荡之间，交错而过。那渔郎却惊叫一声道：“哎呀！血！”

果然，从那篷船舷边，渗出来缕缕鲜血，滴在水面上，在碧浪间划下了一条条触目的殷红曲线。

渔郎的一声喊，惊动了在附近的渔船和木排竹筏上的人，大家一齐吆喝着，全向篷船凑近过去。

篷船摇摇晃晃地直向岸边芦苇丛中冲去。

轰然一声大震，篷船震颠了一阵之后，停住不动了，已然搁浅在那儿，船身倾斜，血水更是急泉般淌下来。

渔船上的人，虽然少见血腥，但也曾听人说过江湖仇杀的事，一个个早已吓得面目变色了，全都远远地望着，不敢靠近。

可是，那木排竹筏上，却有着不少江湖的人，因为这一地区正是排帮的势力范围，早有几个人纵身上了篷船。

就在这艘篷船上，横三竖四倒卧着七八具尸体，一个个都卷曲着身体，死状十分惨怖，全是头顶被人抓裂而死。血有些凝结了，有的仍在流淌。

突然一人惊叫道：“啊！这不是神手飞镖韦灿韦大侠吗？他怎么被人杀了！”

他这一叫喊，立即就惊动了其余几个人，全都围拢过来细看。

见那倒卧在血泊之中的，是个年过半百的老者，头顶被重手划了一个十字，依稀间，还能辨出个面目来。

一个人慨叹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韦大侠，当年在武林会上，我曾见他一镖震群雄，怎么会被人杀在船上？”

忽然有人又惊叫了一声道：“咦！那是什么？”

众人一齐转头看去，就在船舱门口上，插着一面黄绢小旗，只有七八寸大小，三角形状，中间印着一个血红的五瓣蹄印。

一位年岁较大的汉子，一看到那面小旗，忙向众人道：“各位兄弟，咱们快下船去，少管这宗闲事。”

一位年轻的汉子却笑道：“嘿！刘大哥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胆大，怎么今天怕起事来了？”

刘大胆道：“是的，它是比皇上的圣旨厉害得多呢？告诉你吧！它就是使江湖人闻之丧胆的‘天狼令’！”

众人一听是‘天狼令’，刹时间全都变了脸色，谁还敢久停，慌不迭的全部跳下篷船，架起木排、竹筏，飞快地向下游驶去。

此时，篷船上却又出现了一个少年渔郎，大约十四五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文雅中透出刚健之气。他虽然一身渔家打扮，但却掩不住那英风飒飒。

不知他什么时候上船来的，望着那几个惨死的人，摇头叹了一口气，探手又拔下来那支小旗儿，口中喃喃地道：

“‘天狼令’？小小一支旗儿，竟有这么大的威风。”

他自语着，顺手就将小旗儿向怀中一塞，纵身跳落在一只渔舟，划起木桨，片刻间，已出去十多丈远，化成一点淡影，渐渐消失。

这件江中惨案，不几天的光景，已轰动了整个江湖，震动了各地的豪雄、霸主，使方平静没多久的江湖，又涌起了惊涛骇浪。

有好多人为“天狼令”的重现江湖，感到忧虑惊疑。二十年前的‘天狼令’初现江湖时，便预示着一切残杀的开始。后来果然腥风血雨肆虐武林，造成了漫天杀劫，但也促成了武林各派的团结。在各派同心协力之下，终于攻破了北口狼山，捉住罪魁祸首“天狼叟”石天君，先断去了他的双腿，又投尸万丈深涧之下。难道他没有死？……

九宫山下，横石潭畔，“螺青堡”的大厅上，围坐着二十多位武林高手，正在讨论着这件事。

老堡主巨灵神掌毕一泓，猛的一拍桌子，愤慨地嚷道：“我不相信，‘天狼叟’他竟没有死！”

“呜——”又一声怪啸，如鬼哭，似狼嚎，刺耳难听已极，座中人全都为之神色大变。

有人惊愕了一下之后，道：“毕大哥，也许那魔头真的没有死！你听那怪声，可能已找上咱们了。”

毕一泓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就算他石天君没有死，可是已被斩去了双腿，他还能逞凶到那里去。”

一人道：“听说那魔头武功已然通玄，还是不要大意为好！”

毕一泓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怕什么？凭咱们四肢健全，还会斗不过一个老残废？”

又是一语未了，忽见一人从外面飞奔进来，一进到大厅，扑通跪下，在地上爬了几步之后，仰起头来，嘶哑地喊道：“堡主爷救命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就只喊出这一声，人便昏了过去。

众人惊讶地注目看去，见是螺青堡的大管家毕升。他这时脸上全都是血，左眼珠被挖了出来，面颊两边似被利剑划了个交叉，鲜血沿面颊滴下。

突然一人惊叫道：“啊！这正是‘天狼叟’的那十二残手……怎么……怎么真的找上门来了。”他话音方落，蓦然一声怪叫响起自厅前。

这一声怪叫，响亮已极，似有着无限潜力，震得屋瓦簌簌而下。这一来，在坐那些武林豪雄，都变成狗熊了，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，双腿颤抖。

突然有一个人朝着毕一泓道：“老堡主，兄弟有事，要

先走一步了。”毕一泓见此人贪生畏死骇成这样，气得只是叹道：“好吧！不送了，诸位有愿意走的，尽可自去，我毕一泓的事，不愿连累各位好朋友。”他这一开了口，立时有四五个人慌不迭向外走去。

那知，就在他们刚出大门口，忽然迎头一股劲风横卷，荡得他们东倒西歪，就听一人冷喝道：“同是“阎罗殿”上客，谁也走不得。”

话声中，但见眼前人影乱晃，跟着是惨叫连声，出门的五个人，全都栽在地上，血染阶前。大厅中还剩下十几个人，论起来也还都算的上是武林顶尖高手，但却被对方的声威震慑住了，知道动手是不行，打算走也无路可走，真的是进退两难了。

此际忽有一人向厅后边门上看了一眼，一声不哼，蓦然顿足向边门外纵去。他以为敌人既在厅前现身，后面可能没有人，正好逃走。哪知，他身形方纵到门口，突听一人喝道：“回去！”随着那声冷喝，一股劲风激撞而至。“哎呀！”一声惨叫，人已被那股劲力激撞而回，倒撞在一根石柱上。

“轰然”一声大震，柱断两截，梁斜椽歪，碎瓦纷飞中，大厅塌下来一大片。就在尘灰迷蒙中，也没看清走进来的是什么人，但听那惨叫声，此落彼起，惨不忍闻，转眼间，全都倒在血泊之中。只有巨灵神掌毕一泓，仍在和那怪人拚斗。他看对方分明四支齐全，头上戴着个狼首皮套，并不是所传说的“天狼叟”。因为那（天狼叟）的双腿已断，而且残支已被抛落荒山，就是神仙在世，也不会重新生出两条腿来。毕一泓喝问道：“朋友是什么人？和我毕某有

什么梁子？”

那狼首怪人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好吧！也让你死个明白，我乃‘天狼尊者’，此来乃是替我师父报仇。”毕一泓道：“当年血战（狼山）那场过节，毕某人并没有参加，不知报仇从何谈起。”

“天狼尊者”突然哈哈笑道：“就因为你没有参加，所以才没打算取你的命，识相一点，立刻跟我走，为我‘天狼尊者’出点力，便是你天大的荣耀。”

毕一泓也是一声狂笑道：“哈哈……你认错人了，毕某人头可掉，血可流，就是不能降贼。”

“天狼尊者”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可拿得准吗？”他话音未落，突然身形疾转，不见了人形。毕一泓正自纳闷，暗忖：“好快的身法，怎么不战而走了呢？”正当他一念未了，只觉后背上被人击了一掌，顿时一阵天旋地转，失去了知觉。

一阵暴风雨过后，“螺青堡”又回复了往常的清静，只是情景大大的不同。大厅斜塌了半边，厅里厅外横倒着二十几具尸体，一个个都死得惨不忍睹，遍地尽是鲜血淋漓。可是，单单不见了老堡主毕一泓。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江湖，闹得人人自危，整个武林，简直是闻狼色变了。随便一声狼嚎，都能吓得他们心中惶惶，不知去处。

噩耗仍是一件件地传来。鄱阳三雄也在一夜之间毙命，接着又找上了洞庭七杰，而且全是失踪。不到几天工夫，魔影又在衡山出现了。看样子，这位“天狼尊者”是先扫荡大江以南的各派武林，但却无法判定他何时渡江北上。于是，大江以北的各派武林，就不得不作未雨绸缪之计。

一向宁静的“卧龙山庄”骤然之间，热闹起来，几日来到了不少武林人物。

卧龙山庄的庄主齐天民，人称圣手普化，在武林中，不但武功数得上第一流，智谋更是超人一等，所以大家才找上他，商量抵御之策。可是，那些豪侠在大厅呆了老半天，却不见齐天民出来，只有他两个徒弟在人群中周旋。

少林泼风禅仗了一大师，已有些忍耐不住了，站起身来，朝着齐天民的那个大徒弟钱鹞道：“齐老施主不在家吗？这么多好朋友来了怎么连个面都不见。”

钱鹞连忙躬身道：“家师正在静室运功，这就快出来了。”

了一大师哼了一声道：“令师练的是什么功夫，几时入定的？”

钱鹞道：“前天辰初入室，练的什么功，弟子可就知道了。”

神手青雕谷云插口道：“请问令师平常入定须得几个时辰回醒。”

钱鹞道：“家师通常都是八个时辰。”

谷云道：“现在什么时辰？”

钱鹞道：“午时已过！”

谷云惊讶道：“这就怪了，怎么此次入定，竟足足二十六时辰，我看有些蹊跷。”

了一大师闻言，把手中铁禅杖猛的往地下一顿，突然一声大响，道：“对，我也觉得有些奇怪，待我进去看看。”

他口中说道，手提禅杖，放步就向前走去。就当他刚走到门口，斜刺里忽然闪出一人，挡住了去路：“老前辈请

留步，家父入定未醒！”

了一大师瞪眼一看，见是齐天民之子齐明，干咳了一声道：“小施主是阻挡老衲么？”

齐明躬身道：“晚辈不敢。只因家父入定，齐明护法，等回定之后，自会出来与众位相见。”

了一大师一瞪眼睛道：“胡说，令尊就是练的大般若禅功，也没听说会上坐上二十六个时辰不醒的，我猜其中必有玄虚。”

齐明道：“晚辈也觉得有些不对，但还是扰他不得，如不然会害得他老人家走火入魔的。”

了一大师道：“老衲与你父亲有数十年的深厚友谊，岂能会害他，我必得看个明白才行。”

他说着仍然向前闯去，同时，从后边又跟来了七八个武林人物。

齐明见这些人，全是与他父亲有着深厚交情的父执辈，怎能阻挡得住，急得他直搔头。

这时，把后宅也惊动了，齐夫人妙手飞钗纪秀玲，和她那女儿齐霞儿，一齐迎了上来，道：“大师修为这么多年，怎么火气仍未消减。”

了一大师单手打了一个稽首，轻轻诵了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女施主哪知这叫关心则乱，贫衲实在不放心施主是否真的在静室。”

齐夫人似乎也有这种感觉，轻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贱妾也有这样的想法，只是不敢冒险，天民从来静坐，也没有超过八个时辰，不知这次怎么会一坐如此之长。”

了一大师略一沉思道：“贵庄最近可曾发生什么怪事没

有？”

夫人道：“不知大师所指何事？”

了一大师道：“可有什么怪声吼叫，或者……”

齐霞儿突然插口道：“前几天曾闻狼嗥，山中发现狼踪，算不得什么怪事吧！”

了一大师一听小姑娘说出曾闻狼嗥，顿时神色大变，惊叫了一声道：“不好，齐施主可能遭了毒手。”

当下他也不管对方母女二人，一提铁禅杖就向静室奔去，人未至，先就大声喊道：“齐施主——齐施主——老衲了一来了。”

了一大师这一声喊，声音十分洪亮，可是静室内却寂然无声，没有回音。

了一大师当年在武林中有莽和尚之称，如今年岁大了，性情似乎已改了不少，但是遇上急事，火躁之性油然又起。他喊了两声之后，见没有回音，一顺手中铁禅杖，就向门口砸去。“轰”一声大震，室内门迎杖飞开，撞向后墙，已成碎片坠落地下。

齐夫人心里嗔怪这和尚真是鲁莽，什么事用得着发这样大的火气，这时，忽听了一大师大声叫道：“咦——人呢？”

他一声未了，当即有几个人跟着冲进了静室，扫目看去，冷清清的，那有个人影儿。

神手青鹏谷云道：“嫂夫人，我大哥真的是在这间静室打坐么？”

齐夫人道：“卧云山庄房舍虽多，静室却只此一间，而且还是明儿亲自照护他爹入定的，怎么会不见人呢？”

她边说着话，眼睛边看着齐明。

齐明满面惊愕之色，啜囁着道：“孩儿为父亲护法，并没有离开这静室门口一步，爹怎么会不见了呢？”

忽有一人惊叫了一声道：“看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众人闻声举目看去，就见在屋梁上斜插着一面黄绢三角小旗，中间印着一个红色蹄印。

谷云惊叫道“天狼令！”

了一大师气得猛的又一顿禅杖，道：“好快的行踪，这魔头几时已北上了？”

妙手飞钗齐夫人纪秀玲乍闻‘天狼令’，一时也被惊呆了，过了好大一阵，才缓缓地道：“难道那‘天狼叟’他还没有死？”

谷云插口道：“闻说那现身之人自称是‘天狼尊者’可能是‘天狼叟’的传人也说不定。”

齐夫人道：“天民被他们掳去，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？”

了一大师道：“还有什么好下场，‘天狼’一派以残毒闻名，我看好不了。”

齐夫人一听，禁不住潸然泪下，转身向身边的一儿一女：“明儿，你们快去收拾一下，咱们即刻动身追下去。”

齐明和霞儿姑娘两人闻言，转身出了静室，奔赴后宅而去。

谷云道：“嫂夫人莫非要重入江湖，可记得那年的金盆誓言……”

齐夫人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为了你大哥，什么也顾不得了，还管它什么金盆誓言。”

一位中年文人插口道：“嫂夫人所见甚是，誓言只是对行为的一种约束，那能就算的灵验如神，眼前是救人要紧，应该通权达变才对。”

他这一说，众人也就无言了，大家默默退出了静室，又慌慌张张地一起离开卧云山庄。

这时，从西陵峡口出来一只小船，后舱坐着一个小渔郎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眉清目秀，英风飒飒，虽是渔家打扮，布衣草鞋，但却掩不住他那轩昂神采。

他双手起落不停，身子一仰一合，打桨如飞，在广阔的江面上，疾驶如箭，直划向江中。

就在他那只小船，刚刚钻入芦苇叶中，沿江一条大路上，传来辘辘车声。

尘土起处，飞驶而来一辆篷车。篷车并无什么奇处，而那驾车的却就刺眼了。因为那不是车夫，却是一个狼首怪人。车后跟着四位黑衣大汉，一个个面目狰狞，全是手持腰刀，昂首阔步跟在篷车后面。

车到江汉附近，那狼首怪人一勒马缰，停住了车，仰首一声长吼。

“呜——”吼声方落，忽然芦苇丛中冲出来一只小船，船头上俏生生地立着一个红衣少女，手持篙杆，只一点，小船就向岸边射去。

这时一个娇脆的声音喊道：“爹！”

那狼首怪人哦了一声道：“是虹儿吗？人可都到齐了？”

他说着话，一翻手脱下了皮套，现出了庐山真面目，乃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，面目清秀，嘴边有着一撮小胡子。

乍看之下，他毫不带一点戾气，怎么会是一个大魔头？隐在芦苇丛中的小渔郎，看得满腹狐疑。

这时，那银玲般的声音，又在耳边响起，是那少女应道：“爹，他们早都来了。”

那中年壮汉回头向那黑衣大汉道：“把这篷车抬上船去！”

就在这时，江汉子中又划过来一只木排，持篙的人，也是四个黑衣精壮的汉子。

岸上那四个人，一人从那中年壮汉子手中接过来马缰，用力猛地一抖，另外三个人在车后用力一推，篷车就上了木排。

那中年壮汉方待跨步上船，忽然一转身，赶快地拉下来那狼首皮套，又是一个狼首怪人的模样。喝到：“什么人，鬼鬼祟祟？”

他这一声喊，却把那小渔郎吓了一跳，心忖：“既然被他发现了，倒不如现身出去。”心念动处，方待起身纵上岸去，忽听一个洪亮的声音道：“阿弥陀佛——老纳却不是鬼祟之人。”

话声中，从一个土阜后面，缓缓站立起一个身躯岸然的和尚，手持一根镔铁禅杖，乃是泼风禅杖了一大师。

那狼首怪哼了一声：“原来是你这个秃驴！”

了一大师大步而去，一见那狼首怪人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我还以为真是‘天狼叟’复活了呢？却是你在闹鬼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狼首怪人冷冷地道：“‘天狼尊者’”。

“谁封你的，你把圣手普化齐天民掳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天狼尊者”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了一大师道：“老纳既然敢问，当然我敢伸手来管。”

“天狼尊者”道：“只怕你秃驴管不了。”

了一大师道：“只要你放了齐天民，老纳抽身就走。”

“天狼尊者”哈哈一笑道：“有那样容易吗？连你也别打算回去了。”

了一大师怒道：“难道你能留下老纳不成？”

“天狼尊者”道：“你不信咱们不妨试试看。”

他说着，抬手一挥，芦苇丛中一阵簌然响动，从里面蹿出来四个怪人，全和那“天狼尊者”一样的装束，狼首人身，如风掠出，迅速把了一大师包围起来。

了一大师冷笑一声，目光环顾四周一眼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到底把齐天民掳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天狼尊者”冷声道：“你想看吗？就请你到西天回来再看不迟。”

那四个狼首怪人立时大喝一声，全都亮出来一柄奇形兵刃，挥动着齐向了一大师攻来。

四个怪人，一样的兵刃，看上去就如一只大鸟的脚爪，挥动起来，却呼呼生风。

了一大师暴喝一声，铁禅杖抡起哗楞楞响，一招“八方风雨”封架开四人合击之势。他是力大杖重，激风横扫，确实有些威不可挡。

天狼尊者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这一招‘八方风雨’用得还有些功夫，难怪你能在武林中成名，不过遇上本尊者，还是不行。”

了一大师本来就是出了名的火爆性，一听对方之言，分